

对女性的在线骚扰变得更加阴险

从应用编程到色情片，滥用虚假信息的活动正在绕过审核工具。平台、国会和雇主需要帮助女性反击。

在要求废除第 19 条修正案的呼吁和我是关塔那摩叛徒的声明之间，巨魔开始让我失望。

如何输掉信息战的作者 Nina Jankowicz，在威尔逊中心研究虚假信息。这篇文章基于一项新研究“恶意创造力：性别、性和谎言如何在网上被作为针对女性的武器”。

开始大动作之前的几天，我发布了一段枯燥的推特视频，揭穿了在特朗普支持者中日益突出的阴谋论。接下来的一周，当我坐在办公室的候诊室里时，我的 iPhone 变烫了，因为它在不停的收到一连串的推文和私信，告诉我“伊斯兰教对女性是正确的”，批评我的乳房大小，我的下巴酒窝，还有我脸的对称。根据喷子的说法，我是“富裕的白人女性自由主义者”或“AWFL”，也是中央情报局心理战的一员。他们说，自三月份以来我拍摄视频的那间客房就一直是我的办公室，实际上是兰利的一个地下室。明年，我将“在街头被处理”。一条推文令人不寒而栗：“我会修理她。”当它发生在你身上时，网络虐待就像是成千上万只昆虫的龙卷风，当你被拍打时，它们只会变得更加愤怒，或者如果你挣扎，它们就会被踢起。

在我成为攻击目标的那几周，我向 Twitter 发送了数百份报告，但都是徒劳的。协助内容审核的人工智能怎么能理解空鸡蛋盒的照片不是杂货店广告，而是嘲讽的意思；正如我的一位施虐者所说，“你生孩子，我们搭桥，”而我的生育龄正在减少？

我所经历的虐待——我几乎完全无法获得救济——并不是个例。事实上，在网上厌女症患者发起的攻击中，我的经历并不算特别糟糕。我没有收到任何强奸威胁。与超过 668,000 名不知情的女性不同，据我所知，无论如何，还没人深度伪造我的色情作品。我还未成为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和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伊尔汗奥马尔已经忍受的涉及性虚假化信息运动的主角。

可怕的是，这些无处不在，其对社会的影响正在蔓延。就在美国看到第一位女性副总统、财政部长、国家情报总监以及更多的女性和有色人种女性在国会任职时，这些人物也成为了性骚扰的目标，旨在让她们保持沉默。在 2020 年末的两个月期间，我领导了一个研究小组，监控社交媒体对 13 位著名政治家的提及，包括哈里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和奥马尔。我们发现超过 190,000 名用户发布了超过 336,000 起性别和性虐待事件。这些广泛的运动只是互联网时代女性在公共生活中每天必须面对的虐待行为的一小部分。

超过一半的研究对象还散布以性别为基础的假消息，这也属于对互联网的滥用范围，使用基于性别的虚假或误导性的叙述针对女性，通常有一定程度的弹性。这些运动通常旨在阻止女性参与公共事务。一些研究表明，有几个目标是秘密的跨性别者。它不仅暗示跨性别者天生具有欺骗性，而且这种欺骗是造成哈里斯、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或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等女性所拥有的权力和影响力的原因。有色人种女性受到复合性攻击，这与美国现存的两类问题有关：地方性种族主义和厌女症。

社交媒体平台并未创建支持女性忍受骚扰和虚假宣传活动的设置。相反，他们创造了环境来满足白人异性恋男性面临的需求和挑战。他们不妨采纳对我施虐者的话——“如果你受不了高温，就滚出厨房。” Facebook 和 Twitter 等平台强迫女性报告骚扰和虚假信息的个别实例，结果却遭到否认或忽视，尽管她们对受害者的生活和名誉造成了非常真实的伤害。虽然平台在检测一些公然的性别虐待方面有所改进——想想与女性身体部位相关的前五名亵渎行为——但它们对施虐者使用的迅速增长的恶意创造力措手不及。骚扰者认识到某些单词和短语可能会触发平台的检测机制，因此他们使用编码语言、迭代、基于上下文的视觉和文本语境以及其他策略来避免被自动删除。我收到的鸡蛋盒语境暗示只是一个例子。

恶意创造力的一个更值得注意的例子是 2020 年大选期间针对副总统哈里斯的女性身份攻击的虚假宣传活动。她被以各种暗示性的、贬义的绰号、口号和视觉成像作品作为攻击目标，为了增强效果，这些视觉成像作品使用了变形技术；社交媒体平台无法以足够快的速度跟上恶行创新，以消除贬低、虚假的内容。在我们监控 Twitter、Reddit、Gab、4chan、8kun 和 Parler 上关于她的对话的两个月内，我们发现了超过 260,000 起此类虐待事件——占我们收集的所有数据的 78% 以上。

这些运动的影响是广泛的，影响着女性本身、她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基调以及代议制民主的运作。作为我们研究的一部分，接受采访的女性将针对她们的这个运动描述为“海啸”、“恐怖主义”，就像“有人把我放在烘干机里……在高温状态下，被放了两天”。一位受访者指出，当她成为网络骚扰的对象时，她会脱离接触并进行自我审查。“你觉得继续说话不安全，”她说，“所以你不要说话。”这阻碍了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或其工作有关的各种领域。此外，当女性看到即使是最有权势和最成功的同行也被迫忍受邪恶的在线厌女症时，她们会质疑出版、发声或竞选公职是否值得。现在到了该通过利用创造力和技术实力来摒弃在线厌女症来扭转这一趋势的时候了。

与后#MeToo 时代的其他社会一样，社交媒体平台必须采纳相信女性的基本策略。平台必须过渡到基于事件的报告系统，而不是依赖无法捕捉到许多嘲讽细微差别的 AI 和无法传达完整用户体验的一次性报告。这将允许目标突出显示导致他们滥用的煽动性内容，例如来自高追随者帐户的默认堆积指令。它还将允许平台不断更新帮助他们识别滥用内容的分类器，从而使公共生活中的女性越来越不可能将其作为选择参与的成本而被迫忍受。

同时，国会应重新授权《暴力侵害妇女法》(VAWA)，并纳入反对在线基于性别的骚扰的条款。2019 年 VAWA 重新授权法案从未在参议院获得投票，导致其对基于性别的暴力受害者的重要保护失效。当新一届国会考虑重新授权 VAWA 时，立法者应增加条款以支持被在线性骚扰的目标，包括预算拨款，以提高执法人员对在线性别歧视威胁的认识。国会还需要树立一个榜样，不仅要在他们看到或经历基于性别的虐待和骚扰时大声疾呼，而且还要自己不参与其中，包括不分享带有性别含义的虚假信息或诽谤。众议院议员已经被禁止发布“伪造的视频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深度伪造技术”，并且不得“贬低”其他议员，包括在官方通信中进行人身攻击。但鉴于政治中针对女性的攻击的广泛性以及它们对政治部门招聘的下游影响，国会必须围绕性别问题制定更详细的礼仪标准。

这个问题也需要采取更为基础的行动；组织为面临在线骚扰和虐待的自由职业者等员工和附属机构制定支持政策。对于包括媒体、学术界、智库和政府在内的许多面向公众的行业来说，

社交媒体的参与对于品牌 and 个人的成功都至关重要。许多组织都制定了其附属机构使用此类技术相关的政策，但很少有组织为那些因工作相关的在线参与而遭受在线虐待的人提供支持机制。雇主应考虑提供心理健康服务、支持附属机构的法律费用和其他费用，例如反人肉搜索。他们还应概述明确的机制，让受害人向官方通讯和人力资源人员报告针对他们的此类活动。

正如我记录和写下我和其他人所遭受的性骚扰一样，其实，我遇到的比记录的更多。这项工作也可能会招致更多的骚扰。但我们必须持续发声；女性应该竞选公职、做好自己的工作并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不必面对旨在贬低她们的实力、专业知识或能力的施虐者，而社交媒体平台则视而不见。是的，这是社交媒体的众多“难题”之一，但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以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具代表性和更公正的世界。